

## 食事

## 无葱不香

□涂添丁

记得上高中时住校,每星期回家,父亲必给我准备好一罐猪油炸葱头、一罐三合面。那时候,学校伙食简陋,清汤寡水的,对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,这罐葱头油真是太给力了,我用它来拌蒸盒饭,既下得了饭,又扛饿。由葱头油、面粉、白糖制成的三合面泡开水,也伴我度过了一个个寒夜。从此,那一缕葱香就牢牢固守在我的脑海里,不曾散去。

后来择古城泉州而居,住久了,“寻味”便是自然而然的事。在老城区,穿过游人如织的街区,路过整齐排列的杂货摊、食品店、时装店,走进一段繁华的短巷,便能发现一家热闹的面线糊店。憨厚的老板,一边为排队的众人从大锅中舀起一碗滚烫的面线糊,一边询问客人要加啥。他少言

寡语,若你赞许他的厨艺,他便心花怒放,顺手抓足一把葱段丢在碗里。碗里的葱香立马飘了上来,让你唇齿留香的同时,也让你心满意足,继续夸老板的厨艺。

25岁那年,我爱上了一个女孩,将她约了出来,要命的是,她竟然也有意于我。那时,像许多大男孩一样,我除了满脸青春痘和一份工作外,一无所有,家庭条件、未来前景可以说是一片灰暗。而那女孩,再怎么也是一个城市家庭出身,她的父母是不是将我们这段情视为女孩的叛逆行为加以阻止,抑或是顺水推舟加以成就,我的心里没底。

丑媳妇也得见公婆。那段时间,一有机会,我就风雨无阻往她家跑,初见未来的丈母娘,空手是不可能的,而我又没有能力买什么贵重的礼物,要知道,那时我收入微薄,月底常常要用泡

面度日。于是,我有时会将从父母那里顺来几把葱头带过去。为了显得不那么见外,打发在她家无聊的时光,我便自告奋勇地剥葱头。作为一个乡厨的儿子,从小耳濡目染父亲在厨房里劳作,自然也传承到一点衣钵,炸葱头这样简单的事,自然难不倒我,一得空,我便教她妈妈炸葱头油,然后加入各种菜肴中,还有做香喷喷的三合面。我这点三脚猫工夫,很快获得她妈妈的好感,她父亲起初并不表露什么态度,慢慢也开始亲近我,甚至表扬我。也许是那种场面太过于温馨,或许是葱头油香醉了人,反正,从此我的日子也飘香了。

佐料常常被人简称为葱姜蒜,葱居首位,我也坚信无葱不欢,无葱不香,故乡人常常有意无意地将泉州以外的东

西称为外地的,而固执地将泉州的东西称为本地的。在所有葱的品种中,洋葱、大葱、北葱、沙葱等外地葱,都不如本地小葱受欢迎,大概是这样的葱香成就了古城美食,让它独步于美食江湖。古城各类美食,很多时候都以葱为主要佐料,比如葱烧排骨、葱烧鲫鱼、葱烧芋头等等。有时候,要用整根葱下去油炸,佐料的使用量甚至超过主料,而芋泥、萝卜咸饭、肉粽、元宵圆、鸡卷、粉团、薯粉团、海蛎炸等,则要用到葱头。近年来,融合成为主流,各地的料理如潮水般涌入古城,但在古城,葱作为主流佐料的地位,似乎不可撼动。

说到这里,我眼前又闪过那些年吃葱头油的岁月和剥葱头的场景,阳光摩挲着岁月,老家那一垄小葱郁郁葱葱,葱头在油里噼噼啪啪地炸着,炸出的记忆很香很香,嘴又开始馋了。



凡事找外因,十年都是老样子;  
凡事找内因,每天都是新样子。

泉州是好风光

主办: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联 泉州晚报社  
承办:泉州市摄影家协会 兴业消费金融股份公司



## 屋檐

□陆明华

屋檐,无言。居老屋之上,与屋顶齐眉,距天空空近;虽身居高位,却无丝毫高傲,朴素低调、一心向下,默默为人遮挡风雨、庇荫四时,不觉苍老了岁月。

儿时,在故乡的小山村,住的是泥墙瓦屋顶的老屋,老屋有大大的屋檐,像伞一般庇护着我度过快乐的童年。

“三月残花落更开,小檐日日燕飞来”。燕子向来和人住在一个屋檐下,和人相亲相爱。屋檐间有燕子筑巢,麻雀做窝,因此常有燕子呢喃,雀声啾啾。支一架木梯,便可轻易地在屋檐间捉到麻雀,或掏一窝麻雀蛋。除了燕子、麻雀之外,还有黄蜂也喜欢于屋檐做巢,黄蜂于屋檐间飞出飞进,辛勤忙碌。

夏天,我与母亲在屋檐下纳凉。白晃晃的阳光透过屋檐投射到斑驳的泥墙上,光影灵动。母亲躺在一架凉椅上,我趴在她旁边,她握一把葵扇,轻轻地摇着,摇下凉快和无数童年的故事,摇下缓缓流淌的时光。锄头、铲子、铁耙子、铁叉子静静地靠在泥墙旁,以标点符号的姿势,记录着农家人的农耕岁月。

那时,屋檐下会放两三张小木凳。晚饭后,人们最喜欢聚在屋檐下,说家常,话劳作,彼此细说着劳动的艰辛,庄稼的生长,土地的收成,柴米油盐,生活琐事,儿女养育……孩子们依偎在母亲的怀抱,静静听着大人说话。一只搪瓷大茶壶装了粗糙的茶叶,泡着浓浓的茶水,大家用碗大口大口地喝着,将寡味的生活品咂得有滋有味,将辛劳的岁月呷饮得余韵悠长。

雨是夏的常客。绵绵细雨,在屋顶凝集,滑向屋檐。屋檐下避雨别有一番情调。无论是被淋得人仰马翻、狼狈不堪地跑向屋檐,还是望着黑云压城欲摧赶紧找个避雨的屋檐,无论是两人手牵手一起依偎在屋檐下相互慰藉,还是一大群人惊慌失措地挤在屋檐下,雨水都是实实在在地打在瓦片上,顺着屋檐外沿落下来,这景象就跟谜面“千条线,万条线,落在水里看不见”是一样的,只是不同的场景,屋檐下的景致不一样罢了。

故乡的屋檐却以实用为主,屋檐下几根粗细不同的树木,用于晾晒秋后的收获。摘玉米时留苞皮,回到家,便掰出一部分的玉米苞皮,绞成一串串的,挂到等得有些不耐烦的屋檐下的一根木条上,这根木条的两头是用两条滑溜溜的铁线串起来的。

成垄的辣椒带着一丝腼腆,等待着秋的“洗礼”,绿中带着红,红中透着绿,半红、纯红……人们开始采摘、晾晒、穿针引线地将其穿成串。此时,家家户户屋檐下的几根大铁钉又发挥了作用。远远望去,挂在上串串的红辣椒犹如一团团红火苗。

小雪一过,田里的大萝卜全被“请”回了家,被勤劳的母亲切成薄片,串线挂在屋檐下,晾晒成萝卜干。在农家,除了很贵重的东西收回密闭的粮仓之外,其余的东西全给挂到这里,而且有一种炫耀的意思,谁家的屋檐下挂的东西越多,就越让人感到那家生活的富足。

进了腊月,女人就开始置办起了年货,屋檐下高高地挂起了毛褪得干净的鸡鸭和几串新鲜的香肠。过年,屋檐下又升起红灯笼,映照着红春联,烘托出红火的春节氛围。冬季的屋檐,笼着农家的温暖与安详。

除夕来到,屋檐下一派喜气洋洋。早早地吃过早饭,一挂鞭炮炸响,屋檐下挂起了两盏火红的灯笼,门上贴上了鲜红的春联,门楣上倒贴着斗大的“福”字,不仅把人的脸膛映得红彤彤的,也把整个庭院映得带着醉心的红晕。清风徐来,那“福”字微微飘动,窸窣有声,仿佛一边在对春天招手,一边在诉说着新春的祈愿。

屋檐,有种乡土的特质和故乡的情愫。多年前听过一首歌:“檐下的花儿静静开,夜风似影久等在门外,残月独挂在窗台,将回忆映白,怀那人还在不在。”屋檐下承载了几时的故事,也装点了一个又一个梦想。屋檐是最温暖的港湾,让童年那风雨飘摇的小舟停泊、靠岸。

## 小女从军

□李建民

女儿斐离开家该有一两个月了吧?掐指算:22日、23日……8日,离家还不到20天,感觉好像过了很久。

记得她将要离家的那个晚上,显得特别懂事,特别安分。最后检查一下我帮她收拾好的行李,想想该带的父母都想得周到。于是,给闹钟定时——半夜3点10分响铃,4点钟军分区就要送兵。夜里11点,女儿安详地睡了,临睡前我给她掖被时却发现她的脸湿湿的。我知道,她即将面对自我管理、自我承受的人生之路。虽然不舍,但我不能阻止她自我成长,不能让她在不经艰辛的环境中变得软弱。

对于女儿,说不上有什么优越感和特别的疼惜。在她很小的时候,我会带她到河里游泳时故意让她呛口水,带她到郊外春游时让她与我各骑一辆自行车,以至于她气喘吁吁地在我的车后追……这一切皆因我明白:人生一辈子什么事都可能碰上,重要的不是袒护和帮助,而是教会孩子独自去抗争和迎接挑战。为了不让她在未来的生活中吃大亏,我有意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尽管这有点残忍。

3点10分,闹铃响了,女儿一骨碌爬了起来。这是我记忆中她第一次不需要父母叫唤起床。我为将要远行的女儿煮了碗蛋面,这是我当年从军时父母的做法。今天,我们延续了作为父母的心愿,希望她能独自承受人生的风雨。景同此景,情同此理。简简单单的一顿饭,女儿一手提着皮箱,一个背包驮在背上,在凛冽的晨风中轻轻地伏在我的背上。我

用摩托车送她到还是一片静寂的军分区操场,等待开拔的时间。先期到的有女儿的三个同学群,不同类型的同学和朋友分布在各自的角落,互不搭讪。女儿感激他们,有的从十几公里远的乡下赶来,有的怕耽误了时间干脆通宵达旦在寒风中瑟瑟发抖,眼前的一切让这个作父母的我为这真诚的友谊场面而感动。

集合的哨子吹响了,女儿急匆匆地往车上塞了行李之后,来不及向她的同学、朋友道别,便挤上了车。原来想象的道别场面必定是声泪俱下,如今车子瞬间掉头,挥挥手都来不及了。我努力地往车里瞧,黑乎乎的,临别时女儿的表情如何?隔着毛玻璃什么也看不清……

时间如白驹过隙,分别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,小女从军已有二十天。其间来过两次电话,集训队的紧张起居,半夜里的紧急集合,定点立正的一个小时,紧张得连个洗漱、写信时间都挤不出来。女儿是哭着倾诉这一切的,但最后总没忘记请父母放心,她说已慢慢习惯这一切。那里的生活虽然紧张,但毕竟比以前的生活充实,这样的认识让我欣慰;她在感受不适应的同时,已经感受到了充实和有意义,女儿,你是有希望的!

再后来,一次出差的机会,让我见到了还在新兵连进行严格训练的女儿。当女兵排排在楼上喊出女儿名字时,三楼上女儿那几乎此起彼

的“到——”的一声,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女儿严肃的“兵味”。而只一刹那她就“飘”到排长面前,敬礼、等候指示……我真切地体验到一位战士的成长。但毕竟是亲人分别后的第一次相聚,女儿夺眶而出的泪涟涟地湿了我的肩头。“好女儿不哭,不哭!”我反复地哽咽着这句话,双手搂住女儿的肩膀。这场景有点像电影《英雄儿女》中的老工人父亲王复标,笑得眯成线的眼睛望着久违的女儿,说:“好样的,好样的!”是好样的,才多久时间,女儿身上的习气,那种玩劲、皮劲,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而坐有坐姿,走有行姿,让我这个不太放心的“老班长”开始对她刮目相看。

相聚的时间总是短暂。这一次离别,女儿仍然泪眼婆娑,我抑住内心的百般感受,推了推女儿上车,说:“不说了,不说了。爸爸相信你是好样的!”车子再一次掉过头走了,这一次我倒不愿意让女儿透过车子的毛玻璃,看到她那让海风吹乱了头发的邈邈父亲。一滴清泪在我背过身子的时候,滴到了我的嘴角,我不经意地尝到了苦与涩……不由得想到了“小女从军”这四个字,不由得诵起《木兰诗》:“开我东阁门,坐我西阁床,脱我战时袍,著我旧时裳,当窗理云鬓,对镜帖花黄……”

## 天伦



## 乡村鸟巢

□朱秀坤

冬日,血色黄昏,一群麻雀聒噪着,在玫瑰紫的天幕上飞成一队剪影,前方的圩堤上,几株光枝秃干的馒头柳映了夕光中的粼粼水波,如一幅淡雅水墨。画上有三只硕大的鸟巢呈深灰色,等待着归来的游子——仿佛古诗里的意境。

总觉得有树有鸟的村落才叫和谐。清晨,勤劳的村夫吱吱一声推开夜露渍湿的院门担水去,主妇已燃起炊烟准备早饭了。屋后老榆树上的一窝蜡嘴鹩也不闲着,欢欢的身影在叶间跳跃,歌舞,捉虫或嬉戏,扬翠振彩,翩然起落。梁上的紫燕更是恩爱得双宿双飞,进进出出,衔了青虫,叼了春泥,或歇在燕窝旁,与叽叽喳喳张大着黄口的乳燕一起大声歌唱。抬头一看喂食的燕子,吃早饭的孩子不觉就痴了,童稚的心里与小鸟一样开满了幸福的花。

燕子归来寻旧垒,风华尽处是离人。一窝燕子就像自家养的宠物,随主人一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,时间久了就成了一家人。连清脆悦耳的呢喃燕语都能听懂,用母亲的话讲就是:不借你家盐,不借你家醋,只借你家高楼大屋住,住!呵呵,燕子也知道客气呢。因为多了燕子的光顾,原本灰暗的茅屋也会增添许多生机,难怪燕子会得到寻常百姓的喜爱,被誉为灵性的瑞禽,

春天里便在房梁上插一块小木板,方便燕子垒窝,助它们遮风避雨,抵御寒冷,有一个温暖的巢。

村周围的原野更是鸟儿的家,新插不久的稻田,浑身漆黑的董鸡隔一会儿就“咚——”一声,擂鼓一般,几株相邻的稻棵让它们揪成一团,中间就是小小的鸟巢。蒹葭草时,没准儿就能寻得几枚比花生米大不了多少的鸟蛋,炖了吃,说可以辟邪的。还有野鸭,村前芦苇荡里多的是,撑一叶扁舟从荡里驶过,惊得一群野鸭扑噜噜从头顶掠过,一挥篙竿也打下一只来。五月里打苇叶包粽子,姐姐总能捡到一窝淡青的野鸭蛋,它们的巢就在水涯处的浅滩上,一小撮柔软的荒草而已。若到荷塘深处,有一种橘红尖喙的黑水鸡,在荷叶上跳来跳去像跳芭蕾舞,荷叶上的晶莹水珠便顽皮地滚来滚去,累了,“扑通”一个猛子钻进水里,瞬间便没了影儿,躲进了水蓼与香蒲做成的清芬鸟巢。

看得最多的鸟却是白鹭和灰鹭,城外有片水上森林,水杉树上有的是鸟巢,至少三四只,敢情那些鸟儿都住上小高层了。那里是我常去的地方,空气好,清静,听听鸟鸣,观鸟,看白鹭从巢中露出幽雅的情影,一展羽翼,滑翔远去,真叫一个惬意。

最让人青睐的还是喜鹊,连戏里

都在唱“书房前一枝梅,树上鸟儿对打对。喜鹊满树喳喳叫,向你梁兄报喜来”,它是专为人类报喜的天使啊。喜鹊的巢特别大,喜鹊有事没事总会叼些枯枝、软草还有红线——想必是搭鹊桥时从织女那里讨来的吧?午后的暖阳阳光下,两只花喜鹊在它们的鸟巢边跳来跳去,有一搭没一搭地唱上几声,你就在树下的藤椅上晒太阳,手里一本闲书,看一会儿书再看一会儿高在上的鸟巢和两只让积雪染白肚皮的喜鹊,是不是特悠闲?

只是,如今村里的树也少了,鸟也少了,连散养的鸡鸭鹅都属罕见,更谈不上插鱼的鸬鹚,那种浑身钢蓝的碧眼鸟,只能在水乡古镇的旅游景点当作道具观赏了——少了鸟巢的村落,真的沉寂了许多。

而村里的人,何尝不是一只只鸟,有的是候鸟,春节、清明还会回来;有的干脆迁徙他乡,有了新的鸟巢,不再回来了。村里的一间间屋子,便也如冬天里的鸟巢,大多空着。村里的老人,如今都有了一个特定的名词——空巢老人,最大的心愿就是盼到子孙的归来。村里的孩子则留守儿童,待他们羽翼渐丰,一样会义无反顾地飞离村庄,寻找新的枝头,筑一个温暖的巢。到那时,他们还会想到故乡的空巢吗?



张清昌摄于德化九仙山

## 银装素裹

□郭培明

等待一场雪的心情  
九仙比我们着急  
登峰造极  
天天峰会  
有时不如品一杯铁观音  
或者是本地酿的状元红  
高歌一曲后再来点冷笑话  
连打几个寒颤的气象员  
漏夜写下公告:雾浓很美  
看风景的路不好走



扫描二维码欣赏更多专栏作品



## 降温

○脚好冷,好想借哪吨的风火轮踩几天。  
○整个冬天最对不住的就是伸出被窝玩手机的那只手了。  
○平时喝的西北风都是常温的,这两天突然加了冰。  
○我拿得起放不下的的是筷子,陷进去出不来的是被窝。

## 纪念日

丈夫:“结婚纪念日我们去哪儿呢?”  
妻子:“去我没去过的地方。”  
丈夫:“那就去厨房吧。”

## 评语

爸爸翻看儿子的作文本,发现老师写了一句很奇怪的评语:“兔子不吃窝边草。”于是就问儿子是怎么回事。  
儿子支支吾吾半天,最后小声说:“这篇作文是我抄同桌的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